

父亲的螃蟹滩

齐世军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目 录

水晶盐	1
父亲的螃蟹滩	67
穷山恶水	130

水晶盐

亚 亚

张亚亚和男人们住在一个帐篷里。

她来的那一天，走了整整一天的碎石软沙路，两腿酸胀酸胀不象是自己的。来到宿营地天还没有完全黑。西边的沙线上残留一抹红霞。沙漠静默得叫人满腹狐疑。帐篷外没有一个人，帐篷里也没有一点儿声音。她随队长杨曙掀帘进去，眼前立刻展现一幅叫她心惊肉麻羞怯要死的情景。接连铺起来的狗皮褥子上一溜儿排开八、九条汉子，和尚念经样端坐着，光着膀子松着裤带，一个个都专心致志在衣服上寻找着什么。她急忙扭过脸去，泪就在眼眶里打旋旋。

队长杨曙皱着眉头，叹了一口气，很平淡地说：

“这是张亚亚，新来的大学生。以后大家文明点，谁以后敢这样脱衣服抓虱我就……”他把嗓子眼里那几个难听的字咽下去了。

她感觉到他们慌张地穿背心勒裤带。穿好了，仍坐着，没有一个人转过来表示欢迎。简直有些傻。她明白了刚才他们在衣服上寻找虱，心里就泛恶心，想吐。

“你睡在那儿。李来顺你把你的铺盖卷起来往里铺，大家挤一挤。”杨曙指了一个靠边的地方说。她明白那就是这个叫李来顺的铺，一条白毛狗皮，上面堆放着一个破旧的包袱和一卷看不清布的本色的被子，包袱和被子上有豆子大的沙粒。

“她住这儿？”小伙子们有点惊有点喜。有一个小伙子瞪大了眼笑着说怪话：“和尚寺住进来个女人，美了和尚，弟兄们整铺！”

“放你娘屁，就数你怪话多，日你个奶奶的，你过来！”杨曙终于憋不住了，紧绷着脸，瞪起了眼珠子，好怕人。

说怪话的小伙子怕了，蔫了，脸很红，提着狗皮褥子僵住了。

“过来！”队长又喊了一声，把拳头攥了起来。

“队长，当我放个屁还不行吗？”那小伙子很怯。

“妈的！我说大家要讲文明，就这样？……”队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正好指导员巩楚才进来，队长就向指导员摇摇头，介绍张亚亚说：“这是分到咱队的。”说着看一眼低头不语的张亚亚，无可奈何地把双手一摊，很激动的样子，苦笑着说：“没办法，我说过了，分个女的是麻烦。上面说不行。我说住哪儿？上面说人家队男女能一块住，就咱们队讲这个条件摆那个困难，还把我给训了一顿。你说这，简直是胡闹！”

队长是寡言的人，今儿说这么多，又说的急，弄得张亚亚大红脸，眼里要掉泪，逗得一伙青工哈哈大笑。

指导员巩楚才也微微地笑了，说：“老杨，来了就来了，咱们欢迎。你看人家还提着行李立着，一定挺累的。”

说着回过头对张亚亚说：“快放下，不要介意，大家凑一块不易，他们粗惯了，不要多想。”说罢叫人去弄缸子水来。

张亚亚放下行李，一屁股坐在行李卷上，全身没一处舒服，各骨节都疼。她确实又累又渴了，嘴唇发干，口里象是津泉枯了，舌头有些木。端起刚送来的水一气喝下去，肚子里也凉，稍稍的舒了一口长气。

他们都动手整铺。队长和指导员商量了一会儿，就叫三个人到那个帐篷去，又把指导员的铺盖从那个帐篷拿过来。这一折腾，帐篷里就沙尘飞扬，呛得她有些憋气。她看见，在她的铺边空出了一块沙地。以后，那片天地就属于她了。但一看见旁边就是一群粗粗野野的男人，她的心里就乱麻麻的。

“再挤挤！”指导员又叫他们挤出了一尺多地给她。那个叫李来顺的青工过来提她的行李卷。她强笑着说：“我来。”女人不愿人家动自己的东西。她自己去铺，她尽量把狗皮褥子铺得靠帐篷边。在她的铺与男人们的铺之间空一条一尺多宽的沙地，到晚上搁些工具仪器之类的。以后男人称做它分水岭、贞节线。

全队共十九个队员，一个帐篷睡八个人就已经饱和。现在，她住的这个帐篷住九个人，还要空出一块分水岭、贞节线来，那八个男人就睡得非常艰苦了。而另一间帐篷里睡十个人，其挤就更可想而知。没过多久，那间帐篷的人传出怪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窝门的雀儿先肥，不然怎么指导员也搬过去了，队长和指导员都住那边是有目的的。

这话气得队长要开会发火，指导员挡了。指导员比队长更象干部。他俩都是当兵出身，都喜欢穿半旧的军服，戴半旧的黄军帽，帽边上都泛出白花花的汗碱。可是，黄军衣在

队长身上总是皱皱巴巴，怎样穿也是个乡巴佬。而衣服到了指导员身上，就很合身，显得精干。处事上，队长粗指导员稳。但大家待队长更加尊敬。这事儿，队长没有依指导员的，还是召集开会骂了说怪话的人。

其实队长和指导员住这面，完全是为了她，为了队里少出麻烦。

虽然有队长和指导员在，可那些被沙漠寂寞了的男人还是免不了寻机闹点心悸已久的事儿。

每天劳累一天，她一躺下就感到周身痛疼，眼皮沉的抬不起来，却又怎么也睡不着。仅仅几天，她身上就生了虱子。大家都是和衣躺着，她听见男人们抓痒痒的声音很响亮。她身上也痒得灼痛难忍。她不敢抓痒痒，怕他们听见笑。实在忍受不住痒了，悄悄把手从衣领处伸进去，在悄悄隆起的胸脯上食指肚按住一个肉乎乎的家伙，吓得手一抖，虱子就一滑从指肚下逃脱。感觉到虱子从胸部滚落，直滚到腋下下去。虱子滚过时，心就抽，浑身奇痒，肉就抖。心里暗暗地流泪。

虱子！她心唤着这个可恶的名子。在她的思想里虱子只有那些乡下人有。她读鲁迅的《阿Q正传》才知道虱子这个名子。后来，在大学里，有一个从农村来的学生，他宿舍里的男生说他身上有虱子，于是大家很厌恶他，就瞧不起他。上大课时，没有一个女生敢在他身边坐，连看他的眼神也饱含着鄙夷。有一次上大课听古生物报告，他后面的一位女生发现他衣领上蠕动着一个小虫子，就捅旁边的男生看，那男生掀了一把鼻梁上的近视镜瞪大了眼瞧：这小虫子土白色，背上有细看才见的小黑点也象墨纹，圆鼓鼓肉乎乎有半颗米粒那

么大。那小虫划动着肚下的小爪，牢牢地在蓝色的衣领上爬。那男生伸手捏下虱子，放在桌子上，虱在桌子上慌慌地跑，引过许多伸长的脖子看。那有虱子的男生也回过头来看，一看脸就涨红了，扭过头去把头重重地低下。就在这时间，那女生禁不住偏过头哇的一下吐了一口脏水，被人扶出去了。有虱子的男生下课回到宿舍痛哭了一场，几天未吃下饭，弄得班主任大发脾气，给班里讲了许多旧社会如何苦，劳动人民如何纯真，及虱子不可能一下子绝迹的道理。她至今记得班主任讲的一句话：“别看劳动人民身上有虱子，但他们的心灵是最纯净的！”于是，黑板上出现了“虱子=纯净”的公式；于是，虱子成为班里很长时间研究的对象。有人偷偷地弄到一只虱子，放到显微镜下看。显微镜下的虱子更让人发恶。象一只早白垩纪时期长鳞化石的俯视图。大家把学得 的古生物知识运用于虱子，乐得大家笑出眼泪。有的同学认真地去翻书，终于翻出虱目来，拉丁文写作 AnopLura。这种昆虫在一百万年前左右的更新纪就诞生了，同人类诞生的年代差不多，确信虱子伴随着人的进化至今。在校园的一片桃林里几个男生给虱定名为“toolin—ia”桃林—ia的虱子地质化石名被全班同学认定。男生们把这种玩笑开得很认真，以至太过了火，叫那位有虱子的男生在学校一直没有抬起头。而女生看罢显微镜下的虱子几天吃饭都反胃口。

她做梦也没想到她身上会有虱。这简直是羞死人的事。她恨身边这群脏男人，一定是他们身上的虱子爬过来钻到她身上繁衍子孙。

夜很深了，男人们打着呼噜。她身上痒得难耐，身子也微微颤抖，便悄悄解开衣扣，轻轻地搔着皮肤，谁想不但没有

止痒反而愈加厉害了。她用劲抓几把，指甲里指肚上全是湿唧唧粘乎乎的泥沙。她心里暗暗叹息。女人就应该白白净净。白白净净是属于女人的美。现在这样脏了却没有水痛痛快快洗个澡，那怕是用湿毛巾擦一把也好。这样脏了！一个女孩子这样脏了！她心里这样自语，鼻子就酸酸的，泪也溢出来。她真想失声哭哭。

不能哭！她这样告诫自己。

身上痒得实在受不了，她也就顾不了许多，豁出去一切拼命抓痒。她抓痒的声音也很响亮。但她旋即意识到这是多么危险的事。要是那些臭男人听见了将怎样议论她，将以怎样的眼神看她。尽管他们身上也有虱子，但他们是男人她是女人！若是内地的同学知道了那就更加见不了人了。她忙系上扣子，痛苦地忍耐着，咬紧牙关忍耐着虱子爬来滚去，用全部的心智感触体验虱子的细微活动。痒的心烦意乱，只好用翻身的假象磨擦身子。很用力地翻一下身，背部胳膊处就着实蹭一下。可是全身奇痒。她没有办法。

月光从帘缝里洒进来，模糊地照见男人们，全是侧身睡着，腿弯扣着腿弯，屁股乍后，弓出前面的大弯紧紧地环环相扣。这是男人们的办法。这样睡就省地方。她发现果然有几个醒着，睡在她身边的李来顺粗粗地喘气，挣扎着翻身又没有翻过，还轻轻地哼了一声。她很害怕，她意识到了男人心里的不安。她突然想起干柴见火的话，这些光棍汉突然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就睡在他们身旁，要是他们之中的谁理智崩溃，悄悄摸过来或者干脆扑过来怎么办？她不由自主地缩紧身子往上靠靠。她睁着一双惶惶的眼睛，在灰暗的屋里捕捉着男人们的每一个细微动作，每一个细微动作都叫她心

跳。有人开始翻身，腿弯扣腿弯的相安无事的局面被打破了。有几个翻身仰躺，地方就不够了，就开始挤了，象是有意往她这边挤一样。李来顺就喊叫上了。

“唉呀！别挤了，都碰上贞节线了还挤呀！”

那边的就骂李来顺。“美死你小子，还嫌挤，嫌挤咱换换，我不怕挤。”

就有吃吃的笑声。

她真想爬起来跑出去到外边蹲一夜。可外面的世界太怕人。她缩得更紧，抖着身子，有些可怜巴巴。

这时，队长或者指导员就响响地骂几句。帐篷里就安静下来。可是安静不一会儿，就又有人寻事儿。

“唉呀，痒死了。嘿！逮住了一只，这家伙肉乎乎好大，多日不脱衣服了，太美了你这家伙。得！你到他身上去，他肉多。”就把虱子扔到别人身上，就有拳脚相加的脆响和难以入耳的咒骂声。

原来，他们不觉得身上有虱子是丑恶的事。身上有虱子是极正常的，正常的就如同人要穿衣服一样。

这时候，队长和指导员又要响响地骂几句，骂的话很难听。

男人终于睡了。但帐篷里并没有安静下来，鼾声屁声代替了吵闹。男人们的鼾声地动山摇，象断气的狮子突然接上气，象喉咙里老是塞着一团痰不能呼出似的，她的心随着鼾声的起伏烦躁地颤抖。男人的鼾声里总有屁轰响。那屁有的脆响有的沉闷有的似机关枪有的似皮球撒气。臭味烟味和汗味和着沙尘叫人不能呼吸，她象掉进了正在发酵烂菜叶子的废窖，心悸得要揪出来似的。

她睡不着。她悄悄地流泪。后悔当初自愿报名来西部是多么的傻。那时节，唉！怎么鬼迷心窍非要上这来呢？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除 虱

这天的天气很好。高原沙漠的日头在正午是很烫人的，沙子就更烫人。这是个星期天。星期天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但今儿是休息。张亚亚悄悄地出了帐篷，爬上后面的沙丘，回头看了一眼，帐篷外没有人。她急忙跑下沙丘，一拐朝东走。整个沙丘斜陷下去，陷出一条巨大的峡谷。起伏不平的沙丘间盘错着一堆一堆的红柳。这是沙漠上一个很美丽的峡谷。她在谷底里爬过一座又一座的沙丘，她走得很吃力，软沙吞吸住鞋要费好大劲才能拔出来，拔出来鞋窝里就灌满了沙子，热烫烫的，感觉到很舒服，索性就脱了鞋两手提着走。走一会，脚就叫沙子磨烫的发红，很疼。又穿上鞋走。实在走不动了，她站下来打量一下地形，又爬过一座沙丘，在一个几堆沙丘隆起而围陷的沙窝里瘫坐下来。这儿很僻静，她放心地脱下所有的衣服，毫无顾及地把雪白的身子献给高原的日光。

她的眼前堆了一堆脏衣服。她蹲下来提起圆领半袖汗衫。白色的汗衫成了灰灰的。她愣愣地看了一会儿，才从领口伸进手去把汗衫翻过来，摊在沙地上着手除虱。她把汗衫摊平，就惊得缩回了手。傻了。衣缝里挤满了虱虬，虱黑虬白，好恶心人。她眼花了，头晕了。她猛地双手插进鬓角的黑发里惨惨地喊了一声妈，就把头仰起来，抽筋似的抖颤着浑身雪白的肌肉哭。蓝天白云在旋转。

她突然止住了哭，低头看平摊在眼前的汗衫。几只好大的黑虱摇摇摆摆旁若无人地在汗衫上蠕动。一会儿，汗衫上蠕动的虱子多得能抓一把，土白的灰白的黑的鼓圆的干瘪的，一齐在她眼前张牙舞爪。她的背部晒得有些痒，背过手去抓了几把，又觉着疼。屁股叫沙子硌得受不了，跪起来又烫了膝盖。只好蹲着双手抱着双膝看。爬上来几只红色的还有几只黑色的蚂蚁同虱子咬架。咬得翻滚着。她的身上有点奇痒，她伸手摸，摸一手沙尘，汗衫上也落了一层，黄土土的，蚂蚁和虱子咬滚得成了一样的颜色。有几只蚂蚁咬死了虱子，正拖着战利品翻越衣缝。衣缝上的虱子被太阳一晒全跑开了，留下一行白色的瘪虱，衣缝就很象一根白色的线。

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提起红线衣和衬裤看了，也是那么多虱虱。她就象怕蛇咬似的忙把衣服扔下。这样多的虱，莫说是除虱虱，就是触及一下她都心惊肉跳。她拿出带来的干净衣服穿上。她原想把虱子捉了，拿回去等到什么时候碰到清水河洗洗换着穿，现在只好丢弃在沙窝里了。她转身往回走，步子有些踉跄。

这一幅情景被偷偷尾随而来的李来顺趴在沙丘后从沙丘的豁陷处全部窃看了。等到亚亚离去后，他跑进沙窝，提起衣裤抖掉沙尘，乱抛了几把虱子，就把衣服贴在狂跳的心窝做了几个深呼吸，又使劲儿亲吻了汗衫衬裤，闻到一股酸骚味，全身的肌肉亢奋激荡了。他吻了好久，又愣了很久，才悄悄把衣服拿回去放在帐篷近处的沙窝，晚上出来小便时偷偷掖回去包进自己的包袱。每天晚都枕在头下，做着甜蜜的梦。

六月飞雪

从阿拉尔城堡走进一条漫长的山谷。

没有路。眼前是起伏不平的沙丘，较平坦处也布满拳头大的碎石。风声在谷底呜咽。正午的山谷就象是蒸笼。长长的骆驼队叫沙丘石堆截成几段。骆驼上驮着行李和刚添满水的大水桶。几个有病的队员也骑着骆驼。张亚亚是队里特别照顾的对象，可是她执意不骑骆驼，拖着一双酸胀的腿一瘸一瘸地走在最后。走在她前面的李来顺不时地转过头劝她骑上骆驼。她笑笑，淡淡地说一句：“我能行。”

李来顺在前边走，故意走得很慢，张亚亚也是实在走不动了，就不去催李来顺。前面的人拐过一个大弯子就看不见了，也不喊李来顺快走。李来顺心里很高兴很满意。“这女人真是不错，风沙也没有把她吹黑，还是和刚来时一样白净，那双眼睛水水的，沙漠也干不了她。她能陪着我走，在这沙漠的山谷能单独同她在一起，真是……只是一个女人在沙漠里滚，也够难为的。”李来顺这样想，心里甜甜的又酸酸的，便心疼起她来。就在一旁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

“好热呀。”他撩起衣襟扇风。张亚亚看他一眼继续往前走。张亚亚气喘吁吁，满脸是汗。流汗的脸特别红润，十分好看。李来顺也是飞快地看了一眼，说：“跑了这么多山路，坐下歇口气嘛……看你急的！”

“不快些走，就赶不上他们了。”

“反正就这么个山峡，他们还能走到哪儿去。歇歇再走嘛。”

张亚亚犹豫一下，还是说：“走吧，歇一下就更走不动

了。”

李来顺就有点不高兴，翻起身叹了一口气，赶上来跟在张亚亚身后，他想说话，走半天也没个话说，就觉得有点窝囊，一急竟然冒出了话：

“其实，我一个男人家跑惯了也就不觉得累，我看你是太累了，想叫你歇歇。”

这一句话深深地刺痛了张亚亚。她是一个好强的姑娘。报名来沙漠时，沙漠虽然是一首诗，但是她清楚沙漠是一片艰苦的地方，她有吃苦的准备，她的心里有一根无形的精神支柱。她经常默默地在心里下着决心，从诗的沙漠走入现实的沙漠。她对李来顺的好意连回报的一笑也没给，而是心里很沉重，又暗下了一次决心，只淡淡地说：“我会习惯的。”

“你们在干什么？不快走！”队长转回来找他俩，青着脸很不高兴。

张亚亚头一低，快步往前走。刚才站了一下，走起来腿很疼。队长从她身边擦过去，铁着脸看她一眼，走向李来顺。她听见李来顺的声音很怯。“我走不动了，想歇歇。”

“我告诉你，要注意点影响。”队长这样警告了李来顺一句。

“队长，我……我咋没注意影响。”

“你故意留下来陪她，谁是瞎子，看你个熊样，也不看看你的德性，你以后注意点。”

“队长，你……”

“哼！”队长转身往前走。李来顺在后面跟着。

亚亚浑身不自在。脸很烫，也觉不着腿疼了。她走得快

了起来。

突然，谷底的阳光一下消失了，刮过一股冷风叫人打颤。抬头看，谷口的天空飞来一片黑云。只是眨眼的功夫，那片黑云就把谷口盖死了，正象《西游记》中写的妖怪来时吞云吐雾卷起沙石的情景。人来不及反应，便天昏地暗，什么也看不见了。谷里鬼哭狼嚎尖厉惨人，飞沙走石扑面而来。张亚亚第一次经历沙漠风暴，没有经验，被吓愣了。这一愣，就象有什么东西缠住了腰一提，就飘起来了。她吓得喊了一声救命。她的喊声不会有人听见，虽然队长和李来顺离她只有几步，但不会听到她的喊声。在黑云猛然压下的瞬间，队长和李来顺都曾喊过她一声，她也根本没有听见。这么突然，她就被卷了起来。她只喊了一声，沙子就涌进口里，象塞满了，她不能转动舌头。她喊不出声了。鼻子上挨了飞石一击，酸胀地疼，眼泪不由自主地流出来。眼里也进了沙子，磨得生疼。她很清醒。她忍着疼双手乱抓两腿乱蹬。所有的沙石往她身上砸。她感觉到一片黑黑的东西从她左侧飘来，轰隆隆响着。她猛然意识到这是一块巨大的石头，起码有桌子那么大。完了！她知道要死了，撞上这块巨石一定是要粉身碎骨的。巨石擦上了她的胳膊。这块巨石的棱角一下扎进肉里去。她心里反而不慌了。知道要死了，就会很平静。她很平静地体味这死的滋味是什么样子。突然，迎头掀来一股猛烈的风。她被掀得猛地往后一退。胳膊擦着巨石往后退，胳膊象是失去了。就在这股猛烈的风一掀时，那块巨石擦过她的身子斜飘下去。又一股猛风，她被重重地撞在一个坚硬的东西上。她双手猛一抓。是崖。她双手拼命地抓，有棱棱角角，抓不住。她狠命地抓，抓不住，她感觉到身子往下坠……

她什么也不知道。

有人喊她。有人摇她。她听见了。她感到了。她睁开眼。是队长和李来顺。她看他俩看不清楚，一看眼里就涩痛涩痛地流泪。队长从怀里掏出一块干净手巾给她揩眼睛。一揩眼睛就更加疼。队长就又用手巾蘸了口沫洗她的眼眼。热热的黏黏的。她没有感觉到脏。她只是想哭。她看见了谷口的天。天黄浑浑同沙漠一般颜色。谷底的风仍在呜咽。她发现自己躺在崖下的软沙上。她想起了刚才的风暴，突然很怕。要是身下不是软沙而是一块硬石，那一定是完了。现在还活着。死过一次就感觉到活着是多么的亲切可爱。也感觉这些粗野男人也是十分亲切可爱的。她想说话，舌头仍搅不过弯儿。口里有沙子。她伸手去掏沙，才发觉自己满手是血。她被他俩扶起来，接过李来顺递来的水壶喝了一口，涮出许多沙子。

“谢谢你们。”

队长笑了。这是她第一次见队长笑。原来队长笑时也是很好看。

“这是什么话，你没死就命大了，你不知道把我吓的，要是歇歇的话，坐着就不至于出这么大的事。”李来顺还记着刚才的不快，对她说话却看着队长。

“你们看见我飞了。”此刻，她觉着自己很自豪，毕竟飞过一次了。

“那能看见吗？风太大。可你不刮飞，好端端也不能到这崖下来。”

“确实飞了，好怕人，不过很好的，一下就飞起来，还有一块大石头从我身上擦过。这风也真厉害的，能卷起那么大

的石头。”她说的很快活，象个小女孩在讲《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她说着就问李来顺：“你们怎么没有飞起来？”

“我们趴着。你没经验，风一来就得赶快趴下，把屁股对着风，双手抱着头塞到自己的怀里去，闭紧嘴巴眼睛，瞅空儿用鼻子出气。就这样，肚子下面的沙石还会叫风掏走。你站着风还不把你刮走！这是在峡谷里，要是在沙漠上说不定把你卷到印度去了。”

李来顺说得她咯咯地笑，笑着责怪他：“那你咋不早说，险些把我刮得飞出谷去。”

“这怪我。”队长叹了口气说：“我不来找你，也许你还平安无事。”

“这怎么怪你。队长我没事。”她说着就要往起翻，腿却象断了似的疼。她没有翻起来。

这时，其他的人也找来了。这是一条峡谷，的确很好找。大家问过她，说了一会话，就搀扶着她往前走。

刮风的天黑的快。他们之中有好几个人叫石头砸伤。伤势数张亚亚重。他们只好在谷底一块平坦的软沙地上支了帐篷。这一场风暴损失最大的是不见了一头骆驼。严重的是这头骆驼驮着水和食物。队长领着几个未受伤的队员去找，到天黑才回来，也没有找见骆驼。这么一个峡谷，它会跑到哪儿去呢？骆驼惊了飞奔比草原的骏马奔的还快，谁能知道它跑向何方？队长叫来炊事员薛耕富问过还剩的水和吃的。薛耕富说：“还有半桶水，最多也就十来公斤。罐头一个也没有剩下，全叫那个骆驼驮着。吃的就剩下这四张饼了。”

队长叹了一口气，说：“拿出一张饼来给大家吃，水每

人少给点。”

“一张饼？”薛耕富很为难，一张饼不过两斤多一点，十九号人怎么个分法。他是个很细很会省的人，他都觉着难办。

“晚上睡觉，都少吃些，给伤的人多分点。”

薛耕富转身往出走，指导员又叫住他：“水不要给好人喝，伤员一人喝半缸子。”

薛耕富更加为难了：这一口水也不让喝，干馍怎么咽下去，大家都走了一天了，一口水也舍不得喝，都叫风给刮跑了。他立着不动。

队长看一眼，没有好气。“立着干什么，就照指导员说的办。再把每个人的水壶收起来，把剩的水全放在你那儿保管好。”

薛耕富低头走出帐篷，他不能违抗命令。

第二天早上醒来，帐篷帘子叫雪逼进来一尺多，门口的地上堆了一条三角形雪埂。这样一场雪，竟然谁也没有发觉。有几个男人的脚已伸进了露进来的雪中。

“下雪了！”

大家雀跃而起，奔出来，才感觉到冷。又返回来穿了毛衣。沙漠上气候一日多变，所以队员单衣棉衣是随身带好的。张亚亚听到下雪了，心里就兴奋起来，忘了自己受的伤，也急忙翻出毛衣穿上，跟着他们往外走。李来顺用手拉了她一把：“你好了？”她才记起自己是受了伤的，昨天晚上腿疼的还站不起来，队长给她上的药包的扎。她摇摇腿，还是有点疼，但已不碍事了。她高兴地说：“好了好了，真的好了！”好的这样快，连她自己也惊奇。这要是在家里还不住